

藍皮小書

果夫小說集

夫凡輯

藍皮小書

王夫凡主編

果夫小說集

★

陳果夫作

王夫凡輯

上海

現代書局

藍皮小書發刊緣起

誰都知道，中國人是缺少娛樂的。有人說，中國是禮教之邦，這般黃帝神明之胄裔，大都是規規矩矩，‘肉不正不食’的；所以缺少娛樂，乃是當然的結果，也不奇怪。

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這般人所說的那麼簡單。我們說缺少娛樂，絕不是說沒有娛樂。要知娛樂有正當與不正當的兩種——不，這未免帶點頭巾氣了，我們的意思是：有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和有礙身心發展的娛樂兩種。

中國人的娛樂委實是太少了，單說一般男人吧，上茶樓吃茶，到浴堂睡覺，這是兩件最好的消遣了。然而這未免太單調了，單調是苦悶的。於是黃帝神明之胄裔，也不慣老在規規矩矩中討生活，單調的苦悶終於按捺不住，而逼着他們走到新的方面去。這新的方面，是三岔路，是十字街，我們一概不得而知，然而路不止一條，這是很明顯的。不幸得很，他們竟走入歧途上去了。秦樓楚館變成安身托命的場所，呼盧

〔·1〕

喝雄變成消磨歲月的辦法。以禮教之邦的規規矩矩的人物，幹出這種不規規矩矩的勾當，說來未免滑稽。

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，於是有提倡的必要；這便是發刊藍皮小書的一點小意思了。然而這也不過是一點小意思而已，並無‘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’的雄心。我們決不敢說除此而外便沒有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，更不是說這種小書的發刊便一定能了此心願。

藍皮小書的內容怎樣，這是很難以回答的。大體講來，這小書可分為三個部分。

- 一：編著之部——編著幽默的小品，小說，隨筆之類；
- 二：輯錄之部——輯錄名人軼事，名人小品，標點舊作等；
- 三：翻譯之部——翻譯名家小品，小說，隨筆，各國諺語，各國民間趣話等。

夫 凡 識

果夫小說集

目 次

編者序.....	1
大家庭中之故事.....	1
行政.....	29
善事.....	47
不事生產的人.....	51
聰明人的生意.....	55
可怕的暗殺.....	59
教育之果.....	67
返老還童.....	75
添飯.....	89
戰爭利器之大發明.....	91
理想中之小發明家.....	101
男子之乳.....	107

編 者 序

果夫先生不是專攻文學的人，但是他對於文學却有濃厚的興趣。當公務稍暇的時候，他喜歡抒寫一些作品。在這些作品裏面，他用了輕淡微妙的文筆，寄托着某種深遠的意思。諷刺的情調充滿在字裏行間。

這些年頭兒，抬起頭來向社會四周認真瞧瞧，這裏始終是漆黑一團，那邊仍舊是煙霧瀰漫，我們縱有一雙光明的眸子，也難於覓到

光明的物象，卽有，也不過是些零散的影子。在此情景之下，也難怪我們要詛咒，要長歎，要在悶惱之中發出辛酸而帶苦澀的笑聲來。這本集子裏所收的幾篇作品，我們讀了也許會跟着笑了起來，然而仔細辨味，則笑的中間，乃帶有苦味。

這裏所集的果夫先生的十二篇小說，除‘教育之果’外，都是民國十四年以前的作品。‘善事’一篇載戴季陶先生編輯的星期評論；‘不事生產的人’，見民國日報覺悟欄；餘均散見湖社發行的湖州月刊和碧浪雜誌。三年來，他因爲從事黨的工作，日不暇給，實在也沒有給他抒寫的機會；祇有在今年，他爲應時事新報國慶增刊之約，纔做了一篇‘教育之果’。

‘大家庭中的故事’，很談諧的寫出舊式家庭的種種黑暗面來。‘行政’雖是單諷刺着湖

州的市政，然而其他地方的市政，又何嘗不可與湖州等量齊觀，也許猶有過之，亦未可知。‘善事’，‘不事生產的人’和‘聰明人的生意’，都是有意的在那兒抉發社會的癥結。‘可怕的暗殺’，動搖了社會上對於善惡的倫理標準。‘教育之果’，暴露出所謂新教育的腐敗。‘返老還童’及‘添飯’，也各有其特殊的風趣。至‘戰爭利器之大發明’‘理想中之小發明家’和‘男子之乳’三篇，是為碧浪雜誌而寫，原是兒童讀物，不忍割愛，現在也一併收在這裏。

最後，我十分感謝果夫先生，允許我編輯這一本小說集。

十七年國慶，夫凡識

大家庭中之故事

我們的家，可以算得老大之家，房屋一進一進的連我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。如果有一個新來的傭人，至少也要做一個多月，才可以辨得路徑。若是呆的鄉下人，恐怕住了半年，也還不知道我的爹爹住在那裏呢！我們家裏的人口，大約也可以算得多了。我今年三十歲，自己還未曾曉得他的確數，祇曉得在十年前，我剛生的時候，家中全體用人，開了一



篇賬來，向我討每人一元的喜封。我照賬給發，一共付出四百四十八元，照我房裏的用人比較起來，大約每一人服侍一個，所以我們家裏的主人，至少有四百四十八人。但是十年以來，爹爹討姨娘，添叔叔，弟弟討媳婦，妹妹，姪女出嫁，弟兄們添姪姪，大的姪兒娶親，又病死了一二十個長幼男女，經過這許多變化，據我想來，還是增加的多。現在的總數，必在五百以上。我常常想要大大團集一次，但是往往這一個好的時候，那一個生病，這一個在家的時候，那一個出外，所以永遠齊集不來。

凡是書上所有各種的稱呼，在我們家裏，都可以實習，什麼伯叔兄弟姊妹，自然天天可以叫喊，就是那些乾娘，濕娘，老丫頭，中老爺，小大人，尖老婆，小老公等特別稱呼，也是常常聽得的。家裏的新聞，又差不多每天有得



發生，可惜我不是新聞記者，不能隨時記錄，況且家醜不可外揚，所以祇好將那好的新聞資料，放了過去。

我們是舊家庭，教育一層，雖則現在還有幾房請老先生教入股，希望將來考秀才舉人的，但却不全依舊法，有留學東洋，得法學士學位，歸來做新官僚的；有留學西洋，學文學哲學或農工科，歸來做銀行買辦，工程師，學校教授，而且很闊綽的；還有女子在師範畢業，在本鄉紳士家裏做先生的：這是我認為我們家裏的榮耀。我現在從新榮耀裏，以及我平時認為好的而且有趣的事情裏，選了些精華，記他下來，給諸君看看，這雖則是片斷的軼事，但却不是外揚家醜，想我的伯叔兄弟們，決不以我為忤的。

（一）我有一位三叔叔，名叫文林，他是某

某大學理科畢業的，現在在家無事，因為前幾年他做過一任縣知事，賺了些錢，現在他自命清高，非有人來請他，不再出去了。三孃孃是女子中學畢業的，也懂得一點理科，所以他們倆很要好。她本是天足的女子，近來忽然的纏起足來了，我覺得奇怪，前天特意跑去問她，她回答是：“我們女子原是比较男子程度高，難怪你們男子不懂得我們女子的用意？”“由分散而統一，是進步的現象。”“你不見船頭嗎？船頭造得尖，求其進行速，足纏得尖，也是一樣的目的。”“你不懂得嗎，從地質學上考察起來，舊時的馬，有五指的，但是沒有現在一指跑得快，這是馬的進步。”“我們女子要求進步，自然非纏足不可。”

這一定是三叔叔的理科心得，三孃孃被其感動，所以實行起來的。

(二)我有一位伯伯排行第七，名叫雲間。年紀七十歲。他在前二年，忽然研究古學，處處復古，反對新的事物。從最初時候，復到清朝爲止，不過留起辮子，穿起袍褂而已。後來他的學問愈進，復古的思想亦愈進，到今年竟要復到上古原人時代的樣子。他以爲煖衣熟食瓦屋，均非他的主義所能容。但是想跑到門外去，是新式的馬路不能走，想不穿衣服，又因爲身上沒有毛，恐怕凍壞。想不吃熟食，又因爲牙齒沒有了，生貨嚙勿動。他的兒子看他這情形，恐怕盡忠於主義而死，諫道：“爸爸，你這樣子復古，簡直難以做人，即使死了，也不能鑽到人家的古墓裏去的。”但是他那裏聽兒子的話。并且他以爲兒子的話是新話，上古時代不是這樣說的。有一天，二個僕人在廚房裏議論他，說道：“七老爺處處好古，獨是所吃

的飯，是今年的新米，菜也是新鮮的，他就逃不了了。”這話剛剛被七老爺走過聽見了。回到房裏想了許久，以爲主義不可棄，從即日起就不吃飯，過了幾天就餓死了。死的那一天，還是從來沒有過的新日子。他死後最困難的，是棺材問題；因他兒子要孝順父親，想買一只古時候的棺材，問遍棺材店，還是買勿着。

(三)大房裏的大哥哥，名叫芝生。他從外國學了哲學回來，就沒有出去做事，也不再研究學問。他說：“一個人學到哲學，各種主義都明白了。將來歸根結蒂，無非爲的是生活，我現在有飯吃，有衣穿，有房屋住，還要再研究他做什麼？”但是他自己到底抱有一種主義，我說他是和順主義。何以見得呢？因爲他夫人是他的父親替他娶的。他和她不合，自己又要了一個。那父親替他娶的，他就稱她爲父親的

媳婦，自娶的叫老婆。但是他自娶的老婆，又不是完全自己願意嫁給他的，有一半是她父親的意思，所以他又准她再嫁一半給別人。他自己稱爲丈人的半女婿。所以他房裏的稱呼，很是特別，什麼半婆啊，外婆的半女婿啊，爹爹的大媳婦娘啊，我的半親愛的妻啊……！那時候我們家鄉有新舊兩派之爭執，芝生哥對他們說：“我以爲你們新派，再頂一個舊字，改爲新舊派。舊派也再頂一個新字，改爲舊新派。這樣一來，豈不是兩下就沒有爭執了嗎？”他們因爲他是外國哲學博士，便依了他的話實行，果然從此不再爭執了。

（四）老三房裏的五哥哥，曾經週遊世界，回國之後，做某學校的算學教習。他的算學好得很，每天吃多少東西，變多少尿屎，可以賣幾個銅錢，都是算得出來的。有一天，他對

我說：“算學算到命，可以算得登峯造極了。但是我的程度還低，祇能算到個人死後的用途。”我問他：“那末你生前的用途，難道已經算好了嗎？”他說：“自然早已算好，不過我還是死後的用途大，所以我生前不得不處處省儉。”後來我仔細看他，他的省儉確是無微不至，吃的小菜之中，如果大魚價貴，他就買了一條小魚來代替。自己將外國帶來的顯微眼鏡戴上，大聲的對別人說：“這魚大呀！價值真便宜呀！”別人也只好唯唯稱是。他穿的衣服材料，大半是用假貨做的，恐怕人家看出，所以他望客氣的朋友，總是晚上去的。假使人家問起價值來，他總說比真的貴一些。那些朋友們聽了他的價值，再也沒有細辨真假的。後來他身體不好，醫生要他吃牛乳，他用豆腐漿來代替。醫生勸他吃雞蛋，他用鴨蛋來代替。每

次服藥一調羹，他祇用半調羹的藥和半調羹的開水。痛重了，他對妻子說：“我的先生說過：我命裏只能活得四十歲，今年剛剛是四十，所以醫生不必再請。我死後，將我省下來的醫費藥費，買一百萬張錫箔，燒給我。——託王伯伯到紹興去帶，可以便宜點。”臨危的時候，嫂嫂和大妹商量打電報去叫大姪回來，說話太響，給病耳聽見了，他還斷斷續續的說：“祇要發一封快信好了。”他不久就死，因為他省儉，所以還有很多的錢堆着，很多錫箔燒着。我們的大伯伯指着說：“五哥哥的好榜樣，你們要學着啊！”

（五）有一天，姓金的姑丈在我們家裏吃晚飯，多吃了點老酒，向着梅生三公公說了許多牢騷話，並且引梅生三公公為遭着同樣境遇的人。因為金姑丈有一個兒子，今年十八

歲，不務正業，天天在外面胡調，專靠嫖賭吃着過日子。梅生三公公也有一個兒子，沒有生意，也被社會同化了。而二位老者都是克勤克儉的做家，難怪金姑丈要引三公公爲同調。那裏曉得我們的三公公，非但不同意，而且大動氣的反對他。我們在旁的人，沒有一個不驚訝的。你們曉得三公公是怎樣呢？他說：“有我們賺錢，還要兒子賺什麼？”“做有錢者的兒子不寫意，那一個寫意呢？”“我不願意將賺來的錢，給別家的人用。”“我們不能活到一百歲，自然將應享的福傳給兒子享，因爲兒子就是我們分出來的小細胞，兒子享福，和我們自己享福，豈有兩樣。”“不會享福的兒子，實在是呆頭。”“又安知我們的兒子，不是我們的老子死後轉世的呢？我們賺錢給他，或者還是暗中盡孝子之道哩！”他說了這一番話，弄得金

姑丈答話的口，都不敢張開來了。

(六) 我從小到大最注意的，是二房裏的四叔叔和四嬸嬸。他們倆雖則要好，但是常常處於反對的地位，差不多天天吵嘴。我一聽得吵聲，定要趕到他的門口去看，有時候，我跟着他們不吃飯，站了一大半天，也不覺得肚子餓的。有一次，我記得很清楚的，是四嬸嬸替四叔叔做了一件湖色華絲葛的長衫，四叔叔嫌光色太漂亮不要穿，四嬸嬸一定要給他穿，因此兩個人就衝突起來。四叔叔說：“我穿的不好看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”四嬸嬸說：“你的漂亮，就是我的面子。”四叔叔說：“衣服穿在身上。何關於你！”四嬸嬸說：“穿在你身上，看在我眼裏——我天天塗粉擦脂的給你看，你也應該裝得好點給我看的。現在你自己不裝，我來代你裝，你不感激我，倒要來反對我，你

的良心在那裏呀！穿呀！”四叔叔聽得她的聲音一響，就穿上了。穿了出外，逢人便說：“這衣是內人的面子。”又有一次，也是深印在我腦經中的，是四嬸嬸愛惜食物過甚，凡是好的東西，總不肯新新鮮鮮地吃下去，一定要等到他壞了才吃。滋味最好的東西，還要連皮連骨帶壳帶屑的吃下去。四叔叔恐怕她吃壞肚子，所以常常要管她。有一天，四嬸嬸吃酥糖，非但將酥糖的紙包一古腦兒吃下，而且落在地下的粒屑，粒屑旁邊螞蟻扛着的泥塊，也要拾來吃。四叔叔在旁看見，替螞蟻抱勿平，因此又大大的衝突起來。那一天，我立的太遠，風又不順，祇有四叔叔的聲音響聽得清楚。他說：“你的氣量太小了——你只曉得顧自己，太不顧自己以外的小生命，——螞蟻微生蟲，沒有吃粒屑要餓死的吓，——惜罪過，餓死螞

蟻微生蟲，反而勿罪過了嗎？——阿彌陀佛！”忽然一陣順風，好像聽得四嬸嬸也唸一聲“阿彌陀佛”。兩個人都不作聲了。

(七)大房裏的大伯母，今年五十八歲，自從大伯父死後，她天天哭，哭了一年，竟成了一個哭的專門家。我們親族中談起哭來，總要推大伯母爲第一。因爲名重一時，凡遇到我們家裏有喪事的時候，大伯母走到那裏，小孩子們似同遇着音樂家魔術師一樣，就跟到那裏。大伯母哭一聲，和尚們的鐘磬木鐸也好像和她合了拍子的打擊一下，那些聽的人們，也搖頭擺尾的振動，浮噪的少年，還要在旁邊喊好。就是同哭的人們，沒有一個不止住着聽。而且個個人的眼淚，都好像被她奪了去，祇願從她一個人的眼眶裏流出來，所以數百年暗而舊的大廳中，不甚平整的方磚上，生着青苔的

破縫裏，大伯母的眼淚流着，好像長江裏流水一般。小孩子們見了，各人拿了一根篾片，爭先恐後的做夏禹王，把磚縫當作江河，把天井當作東海，玩得真有趣。竟將悲傷的事情，完全忘記了；四公公是最相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，所以他在旁撚着鬚鬚的說道：“樂極生悲，悲極生樂。”

(八)五房裏的三哥哥，有五個兒子，都已長大了，但是他祇選一個入學校讀書；還有四個竟不教不育地聽其自由。人家以為三哥哥不注重教育，其實他倒對於讀書的一個非常認真的。三哥哥又生四個女兒，內中三個已經抱到育嬰堂裏去借了大慈善家的手殺死了；現在祇剩了一個，這一個他倒很鍾愛的。親戚們見他這種情形，沒有一個不問他的理由。他的回答，總是‘以少為貴’四字。因為他是一個

商人，生意很會做的，常常見市面上缺少的東西，他就買了居奇，所以他賺的錢不少，對於‘以少爲貴’他頗有經驗的。他抱了居奇主義，所以將所得的錢，大半要埋在地下，親戚家死了人，他還要勸他們將珍珠寶貝放入棺中。他說：“地下埋的愈多，就顯出存在世上的愈貴。”最可奇的，去年九月裏他生了一場大病，他自己以爲必死的了，所以吩咐他的兒女們道：“我死後世界上又少一人，你們可以貴重一些了。不過你們要曉得父親只有我一個，我死後應該看重才好。將我的棺材要多雇幾個人扛着，在熱鬧的路上遊行一週，使得大家曉得‘以少爲貴！’他雖則吩咐了這一番話，但是至今還沒有死。他的兒子心中，好像多有點討厭他。最怨恨他的，是他爲什麼要生五弟兄。

(九)崇仁公公是一個賺錢的專門家。他

的兒子三寶叔叔是一個用錢的專門家。崇仁公公的錢越賺得快，三寶叔叔越用得快。崇仁公公用盡心力賺來的錢，僅夠給三寶叔叔用，他自己未始不明白，因為要成一個專門家，所以不能管別的了。三寶叔叔費用錢財時，也未始不曉得崇仁公公賺來困難。因為他也要成一個專門家，所以也不能顧到孝順二字了。崇仁公公還有一個女兒，今年十八歲，雖然沒有入過時髦學校讀過書，但是他的美學程度，好像是在專科大學畢過業的。他每天早起，將辮髮梳得很光滑，面上塗得雪雪白，衣褲鞋襪的顏色配的真好，服裝首飾的花樣常常換新式。那些近視眼兒見她，差不多天天要問她尊姓大名。就是我們見了她，也往往要當作一位新客人哩！因此人家有稱她為美學專門家的。崇仁公公的一房，有了三個專門家，竟和紹周孀

燴的專門生兒子，滿生嫂嫂的專門生女兒，同爲我們家裏最榮耀的事。但是崇仁公公自己心中總有點不滿意，他說要做一個賺錢的專門家，比做隨便什麼都難，因爲無論如何避用錢，總是免不了的。

（十）靜軒叔生平最得意的，是生了一個兒子，而且相貌很像自己的，他鍾愛極了，常常帶在身邊，逢人便說：“我最佩服的是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之學說，我生了兒子，現在兒子已經長大了，但是我還不曉得怎樣會有兒子？兒子怎樣會像我？爲什麼人家不會生出像我的這樣好兒子來？”這種疑問在沒有生過兒子的人聽了，固然不能解釋，即使生過七八個兒女的，也難以引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’之說來反證他。靜軒伯因此更加得意了。過了兩年，他問着一個瞎子，瞎子才將他怎樣會有兒子

……的疑問，答了出來。瞎子說：“你的命裏應該有一個兒子，兒子的命裏應該像你，人家的命裏不能生出像你的這樣好兒子來。”

（十一）正心哥少年時，對待僕人刻薄無情。常說：“僕人們生來一副賤骨，非打罵不可的。”自從他和女僕菊兒發生愛情之後，他才主張平等之說。菊兒生了一子一女，他因為菊兒喜歡兒子，他才喜歡女兒。他對我們說：“女子最馴善，而且他的見識生來又比男子高。你看那些強盜、商人、政客、官、兵、律師、都不是女子做的。即使做用人，也有做太太的希望。做乞丐，也有得着一班過路人的可憐。若是男人做乞丐，那些過路人就要說：‘你年紀輕輕，為什麼不去做事賺錢呢？’‘所以我不愛兒子’愛我的女兒。”我們家裏的人，對於正心哥和菊兒二人，常常現譏笑的態度，因為他們倆是

主僕結婚的緣故。有一天，正心哥從外面回來，看見有三四個僕人取笑他。他就立定，將平等之說解釋一番；不料他講了之後，僕人們更多取笑之話。有的說：“他不得已而說平等的。”有的說：“他既然講平等，爲什麼不和別人發生愛情呢？”而我們的伯叔輩，又多責備他，向僕人演說，太不自愛。後來他被那些人逼得沒法，只好遷了出去，大概是遷到沒有人曉得他們倆是主僕的地方去過安逸日子了。

（十二）有名的慈善家佛生哥，東奔西走的最忙碌，不是到育嬰堂去監督掩埋屍孩，就是到去年受災區域去賑濟災民。一忽兒到各處去募集捐款，一忽兒到北京去領嘉禾勳章。家中養了許多可以隨便使喚的難民，自己常常坐了汽車出外兜圈子。他飛奔火車站附近的時候，很得意的對同車的朋友說道：“汽車

旁邊就沒有跟着那些討厭的乞丐了！”有一天，撞傷一個老嫗，他對車夫說；“開——我有要事——你對他說：如果受傷，到離此五里路遠的紅十字會醫院去看，說我招呼的，可以不要出錢。”他自己在車中想道：“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——那老嫗要不是碰着我，到那裏去醫呢？”他因為到處做善事，認識的女人多了，家中娶了三個小老婆，不夠，外面還要和七八個寡婦相好。他常常對朋友說：“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，做好事的多偏重在施粥飯方面，惟我以為應該並重的。那些寡婦真可憐呀！”他做好事不過三年，就不要和我們同住了。自己造了一座很大的洋房，買了許多地皮，暫時將地皮租給善堂，作為義塚，預備待善價而沽的。現在我們家裏的人，比較起來，他可以算得一個富翁了。所以親族們相談善惡報應，一

定要牽連佛生哥的事。他們說：“他從前沒有錢的，現在做好事，就這樣好。到底要做好事！”“善有善報！”

(十三) 瑞芝九叔叔是個儒醫，他自命不凡，家中有人生病，他一定要來開方，假使不去請他看，他就要發脾氣的。所以無論那個生病，不敢不請他來。他又遇着無論什麼病，第一次診脈的時候，一定要當病人面前說得很厲害，到第二次才說不要緊了。這大概是他顯自己本領的好法子。我記得我小時候，有一次小傷風，請了他來診視，他一按脈，就跳起來說：“這是很厲害的。你們要當心呀！”他神氣的可怕，聲音的洪亮，嚇得我連忙縮進被裏去，好久不敢伸出頭來；並且發了一身的汗。雖然身上覺得很熱，但是動也不敢動一動。後來聽得母親對我說：“他去了。”我方敢探出

頭來。又聽得我的哥說：“他的脾氣是這樣的。”我纔將恐怖心放下。我並沒有吃他的方藥，第二天就很快活的起來了。隔壁五嫂嫂見我背了書包上學去，向着五哥說道：“他昨天生病，今天就好了，瑞芝九叔叔的本領真不小呀！”五哥哥說：“瑞芝九叔叔現在正在交好運咧！”

九叔叔在生意好的時候，非常快活。同棺材店裏張老板立在街心談起天來，趣味真好啦！我們立在旁邊，只看着他們的面容，還沒有聽得他們的說話，已經也要跟着他們笑迷迷了。在他生意清淡的時候，他走到街上，總是俯着頭，不住的咳嗽，左邊一朵痰，右邊又是一朵痰，好像沿路佈種肺病的黴菌一般。有一天，心寶弟放學回來，大概這一天剛剛聽得先生講過衛生學，所以他在路上遇見了九叔

叔在那裏佈種，就立定了作一個揖，發問道：“九叔叔！你是做醫生的，爲什麼不將自己的肺病醫好呢？”九叔叔被他這一問，一時倒回答勿出話來，停了片刻，才說道：“哈哈！你們小孩子是不懂的，我們做醫生是救人的，不是救自己的，救人還來不及，那有閒功夫來醫自己的病呢！”說着就很得意的走開了。

九叔叔雖是儒醫，却也信宗教。所以他對於富貴的人們醫病，非常用心的，對於貧病的，不得不用勉強敷衍的手段。他常對友人說：“富貴的人們應該長生，貧苦的人們應該早死，我們希望的大家上天堂。”

（十四）微生弟少年英俊，在高小讀書的時候，受了先生所講歷史上名人口中的“彼可取而代之”“大丈夫當如是也”的影響，所以他一畢了業，就約了幾個友人，高談政治改革，

常常祕密的會集。一天，被他的哥哥吉生曉得了，對他說：“你不懂政治，談什麼政治，還是去學好了再譚罷！”微生弟不服說：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”“見亡不救，何以爲民。”“今不言救，後悔何及。”剛剛那個時候，革命軍起，微生弟就雜了進去，不多幾時，居然達到大丈夫的目的。將清朝的官，取而代之，人民之富，取而代之，自稱老革命黨。然而最怨新革命黨之取而代也。我們家裏的人，因爲他有錢有勢，就對他分了兩派的議論，一派是出鬚子伯伯們，說他的取而代的，改革政治，簡直是駝子換搭腳，還不如從前皇帝時代的專制好。一派是姪兒們居多，他們說，一個人只要有機會，不必求什麼學問，只要有錢有勢，不必講什麼道德。我初以爲微生近房姪兒輩，必定要多出幾個革命黨人，那裏曉得得意是一個也

沒有。後來細細觀察，才知道微生弟的取而代之的主義，在家中早已絕傳了。

（十五）益清大姪的命，從小就被瞎子算了出來，說他將來可以點翰林的，因此他的父母非常的愛惜他，好吃亂用，件件都依，漸漸地父母變做僕人一般。他對待別人，就像自己已經點了翰林的架形，他年記長大，智識漸開，似乎已經明白沒有學問不能點翰林的苦，就怪他的父母，恨他的先生，討厭他的老婆。過了幾年，父母死了，先生去了，老婆回娘家了，他一人在家。看着家中的器具，件件像眼中之釘，天天拿出去變賣。器具差不多賣完了，他要和我們分家，我們大概是贊成的，不過祖母以為好好地團集的家庭，不能依一人的要求就分散了，不答允他。我們幾個弟兄只好和他訂密約，指定一部分給了他。橫豎祖母

離此很遠，只要僕人們不去傳信，永遠不會曉得的。他得了一部分的產業，先從田地上着想，他想道：“我不是農科專家，有了這許多田地，自己不能種植，要他做什麼？”沒有幾天，特別大廉價賣脫了。他一人在家，看着牀舖，看着房子，都覺得太老舊，因此又想道：“老人遺下來的東西，總沒有一樣好的，這樣大而舊的房子，怎麼配我用呢，我今天弄得這個地步，又安知不是這所房子害我的，還不如賣了去好。”房子賣了之後，他又怪到父母墳上的風水，也將他變賣了。他自己住在客棧裏，起初很適意的。後來說是客棧裏住不下了，常常到我這裏來。有一天，我問他：“你為什麼要將家產敗完？”他說：“我父母不好好地教育我，我報他的仇。”我說：“你父母死後，所有的東西，已經是你自己的了，怎麼可以這樣報仇呢？”

他說：“這種腐敗的而且老舊的東西，非起底不可。”我說：“你是你父母的兒子，又在這腐敗老舊東西堆裏伴了二三十年，要說腐敗老舊，難道你自己不是腐敗老舊中之一分子嗎？”他聽我這句話，兩眼瞪了一瞪，點了點頭，轉身就走。我待他去了一點鐘，才覺着他這次去的神色不好，一定是我的話說錯了。趕緊派了僕人四處去尋，尋到夜半，多回來說：“找不着！”第二天早晨，接到他從郵局寄來一封信，上面寫道：“叔叔！你的話說的真不錯，現在完成我的起底主義，今天夜半蹈海死了，姪益清絕筆。五月一日晚十時。”

我接到這封信之後，立刻派人去撈，撈了幾天竟連屍體也撈勿着，咳！我的說話害人啊！

我寫到此處，我的朋友春生兄在旁說道：

“果夫！你可以罷了，你既然曉得你的說話害人，還是少寫的好。”我一想倒也不錯，如果再寫下去，免不了揚些家醜，就是我的伯叔兄弟們，也要禁止我寫的，還是見機的好。但是我要對諸君聲明，我們家裏的人口在五百以上之數，如果有五分之一可記，每人一件事，就有一百節，我現在祇記得十幾節，所以事情還多着咧！

十二，六，八。

行 政

我們向來曉得各種貨物，都是有行貨和市貨的兩種分別。爲什麼有這兩種分別呢？因爲行裏的貨品，沒有經過精密的選擇和整理，他的粗細大小不勻，好歹夾在一塊兒的，所以叫做行貨。等到要搬到市上來，就非精密的選擇和整理不可。好歹大小，分得清清楚楚；所以在市上的就叫做市貨。我們既有市政，大概也有行政的。或者沒有經過選擇和整理的都

叫做行政，也未可知。我們湖州的人，要把湖州並列在世界的都市當中，或者要在中國的大都市當中，佔一最高的位置，確是不能辦行政，非正正當當的辦市政不可。

閒話少說，我是本來不懂近世市政的一個湖州人，就是行政是怎樣，我又何嘗是明白。然而湖社的出版部，要我做些關於市政的論文，登到“湖州”月刊上去。我太外行了，怎樣可以着筆呢。所以執着筆，往往凝神了好久，總是寫不下去。交卷的時候快到了，愈是性急，愈是寫不出來。那一天，我正在急得無法可施的時候，忽然郵差遞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是我的一個灣舌頭朋友從他的家鄉寄了來的。這封信的信壳太牢固了，所以拆了半天，才拆開來。裏面袋的，除他很簡單的一張信紙之外，都是他的文章。我只見他的信上寫道：

“果夫，我接到你的無線電，曉得你很着急。現在拿我上半年遊湖州的筆記寄給你，或者可以幫助你吧！”我看完了這封信，高興的了不得，立刻拿筆來將他的文章一句一句的抄下來。以下的都是我的灣舌頭朋友的作品：

二

我的祖母有一個兄弟，從小到過浙江湖州地方。回到家鄉來，逢人稱道湖州的好處。說什麼天堂還不如，如果我們家鄉的人，能穀到湖州去住幾天，就是立刻尋死也情願的。我的祖母被他說得天花亂墜，心裏怦怦的跳起來，差不多天天想念湖州，後來生了我的父親，父親被遺傳了。過了三十年，父親又將相思的心遺傳給我。後來我漸漸長大了，時勢也變更了，論交通，已經勝過從前，論知識，老

實勿客氣我比父親要高得多。父親不能做的事情，我都能做；父親不能到的天堂——湖州——，我自然就可以去，所以我決定到湖州一遊。

我於今年春間到湖州。一到那塊地方，就高興得連日子都忘了。所以我的記事不能按照日子來記，只好把他分門別類的記出來。

(一)交通 湖州的交通，差不多可以算得便利了。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有輪船或小船可通，所以一般的人都能道那古時如何不便，現在如何心滿意足的話。可是城裏之街道，狹窄得不堪，一般的行人，則希望兩對面火燒。因為火燒才是一樁加闊街道便利行人的好事。除此之外，就沒有辦法了。但是也偶然有幾塊地方，特別的寬闊。我們外路人就很覺得奇怪，所以我不免要指着一處，問那附近的

人，那人指着一所房子才回答我道：“這所房子建築的時候，請了一位風水先生來打樣，就要退進幾尺，合乎風水，將來得以車馬盈門，子孫滿屋。主人聽了他的話，所以有這樣一塊大地方空出來。”我再看他的房子已經很舊了，想他大概都能應驗，所以又問他道：“車馬盈門麼？子孫滿屋麼？”他的回答道：“我們湖州的車子，古時候有過的，現在早已不行了，馬是暫時有得走過一二匹的。他家的子孫，却是很多，往往在門外的空地上做他們的遊戲場，做什麼‘打丟丟板’‘滾銅錢’一類的遊戲，因此前門很鬧熱的。”他的回答雖則是這樣，但是我們不能信他是盡然。所以我又指着一段很闊的路，再問湖州一個土人。他也指着一所朝北的房子回答道：“這所新房子造的時候，主人的兒子生了病，請張盲子拆一個字，說是

新屋子的北面惹了土，要讓進幾尺，以便土地公公行走。主人就依了他的話，拆進幾尺。”我就問他：“土地公公走過沒有？”他說：“那我們不能見的。不過眼睛有毛病的人，遇着大屋人家起步石直放在路上，有點討厭，一縮了進去，他們走起來，自然要便當得多了。”

湖州鬧街上的店家，往往好做欄杆。欄杆的作用，一是擴充他店堂的地位，二是可以使那夥計們娛樂。怎樣娛樂呢？是使夥計們不必出去，就在欄杆上望得見從遠遠來的女人，一直經過身旁，達到那一面極遠的去處，眼睛中成爲一點爲止。所以他們的欄杆，越裝得出越好。據他們說：假使轎夫和挑夫們不罵他們的娘，一定這邊的欄杆和那邊的欄杆，會有接觸的一日。

湖州城內有兩條很闊很平的橋，我初以

爲當時造橋的工程師，大概和築路的工程師意見是不合的。否則爲什麼橋那樣闊，路那樣狹呢？後來我才聽得湖州人說這種橋是湖州式的小菜場橋。我仔細一看，果然不錯。他是具備小菜場和橋的兩種作用，和某處的茶館橋一樣的，水是容易取，垃圾又容易倒，是最便利沒有了。而且我又覺着是很公平的，因爲小菜場如果造在橋這一邊，豈不是獨給橋這邊的人便當了，不怕橋那一邊的人小氣嗎？所以他造在橋的中間，使得橋兩邊的人，大家有小菜吃，這是最公平不過的事。

(二)衛生 城內的河道，也兼有兩種的作用，一種是我們大家曉得的水利，其餘一種，大概當時河工督辦爲着他自己留餘步而規定的，就是兼作垃圾桶。這種可以四通八達的公共垃圾桶，大概共產主義的俄羅斯還沒

有的罷！可惜狹窄的河道，遇見了太陽光，要發出一種臭氣來。我覺着太難聞了。但是有人對我說，湖州燒香的人多，香氣觸鼻，使人腦暈，有了這種臭氣，正可以解解香氣呢！

湖州人的飲料，大概從就近的河道中挑取的。挑水的埠頭，往往和陰溝洞靠得很近。就是倒垃圾的地方，也是相差不多遠的。還有船上的大小便也是互相流通。有時候還有洗衣的肥皂，水染店裏的靛青水混雜着起泡兒，所以這種水的滋味，比起上海的自來水要好得多。而且靛青水的成分，據某紳士的化驗，認為合於衛生，他們兩腮不發‘蕩婆’，還全靠這種內服的藥料呢！惟有那些不識相的外國人，從他本國去搬一座機器來，打了個洞，安了管子，抽那龍溪裏的水。撲！撲！撲！真難聽，害得湖州人睡覺也睡勿着，他們滋味好的不

要喝，倒反要喝那鄉下土氣味的水。真真是銅鈿無處用了，有福不會享了。

湖州城裏還有一所大醫院，聽說那所大醫院是由外國人辦的。因為湖州太好了，連外國人也愛他們。外國人恐怕湖州人生了病，沒有醫院可以醫治，所以特地捐助了許多錢來造成的。湖州人就能享受病福，真是上帝保佑的呀。

湖州人要大小便，都是很便當的，無論什麼轉灣角上，都有大小便的商人開了大小便的鋪子候着。聽說大小便鋪子的生意很好。有幾個紳士，從這項生意上，很發了些財的。現在還是專利着。如果有人主張清理街道，他們就要明裏贊成暗裏反對的。行人們因為要自己便當些，所以也不敢得罪老紳士。我有一天同着一位老紳士吃飯。旁人告訴我這位老紳

士就是做大小便生意的一個。我乘着講起街道的時候，對他說了一句笑話道：“如果街道要整頓，先生的店不免要讓進去罷！”他對我猶笑，伸個指頭將眼睛扳了一扳，好像做了一個鬼頭，並沒有出聲。我初不懂他是什麼意思。後來問了我的朋友，才曉得這樣一來，是湖州人表示別人做不到的意思。呵呵！

（三）警政 湖州的警察很少見，大概因為湖州人不喜歡多事的緣故。那些警察們都是和氣得很。就是偶然查見了鴉片燈或賭場，也是笑着進出的。他們對於好的人和壞的人，都能平等的看待，所以警察和湖州人很能相安相悅的。還有一種湖州的堂子，佔在警察所佔的地位。堂子裏的牆上畫了幾個菩薩，有些在他的牆邊或底下，還供着一二鬚的尿。這種菩薩好像是不男不女的神氣。有些人還以為

是同上海的堂子一樣的作用。那就剛剛想錯了。聽說這菩薩是姓富。大概是湖州的窮人互相吵鬧的時候，到這警察所裏去告狀，是最相當沒有的了。

湖州地方也有許多水龍。大概水龍會的會董，都是喜歡古董的。所以舊式的水龍比新式的多。一有火災，他們就扛的扛，拖的拖，挑的挑，擗的擗，跑得很快的，憑着各人的聰明，自動的救火。那種雜亂的而且自然的情形，煞是好看。所以一有火災，看的人要比救的人，往往多上幾十倍。有些乖巧的人，往往擠着碰碰挑水的，碰得自己衣上溼了，他才放心膽大立在旁邊觀看。就是有火星落下來，也不要緊了。我到湖州的第五天，就碰着一次大火災，所以我曉得很詳細。我還聽得湖州本地人說，湖州救火的幫手還有兩種人，都不能在救火

場中看見的；就是造風火牆的泥水，和在廟裏坐着的道士。因爲一次火災不能延燒擴大開去，全靠着風火牆建築的堅固。一次二次的火燒燒不完，湖州人會大家湊攏整千百塊錢來，請求道士打醮的。

(四)教育 湖州的學校，看上去也很多。學生出來，也很整齊。而且有一半是會說A, B, C, D, God的。湖州自己應辦的平民義務學校，也是由A, B, C, D, God 來辦。我剛到湖州參觀某女學校的時候，湖州正在那裏鬧什麼被角裏毫毛會變蛇的一種把戲。所以就看見校裏的先生和學生，都在那裏拆被角來試驗。第二次，他們還要出去到各處宣傳。因爲他們是識字的人，報紙上看見這一條新聞，自然要看得比任何事業爲重要了。還有那些上海報紙裏和這種相類的新聞，他們總是擔

着社會教育責任，竭力的宣傳。因為湖州沒有日報，一切的新聞，由他們擔任傳布的。所以湖州人的知識，很特別的。將來或者同毫毛一樣的一變，就會變成最有知識的國民。

湖州有個圖書館，名叫吳興圖書館。聽說用蘇州沈某的遺產來辦的。成立至今，大約有十來年了。大概看過書的人，一定不少。不過我去看的時候，覺得很靜寂的。我因為靜寂，不免要問那領導的人道：“來此地看的人多嗎？”那人好像不大懂得我的意思了。我問了好幾聲，他才對我說道：“我們湖州人尚謙恭之禮。這個圖書館，用沈氏的遺產造的，所以我們的主人，不能不備些書放在這裏報答他。至於有人看沒有人看，我們怎樣曉得呢？”

(五)慈善事業 湖州的慈善事業，在地方上也算很發達。因為有銅鈿的人，要希望他

自己的子孫好。無銅錢的人，要希望他自己好，所以大家很起勁做。如育嬰堂經費還算充足的，這是確爲湖州很關重要的慈善事業之一。因爲湖州地小人稠，非此不能補山額夫人所主張的不足。聽說前幾年某紳士發了慈悲，對於此事，熱心得很。後來不知怎樣一來，對於這兒童公育之事，忽然改變方針，又抱着私育的念頭了。大概湖州還不到有過激主義者的程度。但是湖州何以老早有這一種的機關呢？實在不解。又如善堂，他的經費也很富有，不過這種事業，我們不敢去問，因爲望過去就覺着很可怕，好像他們裏面，有一種聲音發出來道：“你們在這裏做甚？難道你們想要做好事嗎？你們也想你們的子孫好嗎？嘿！你們子孫假使好了，是不是要我們這善堂關起門來嗎？”

(六)娛樂 湖州娛樂的地方，最好是茶館。茶館裏茶客談起天來，要比上海新世界的灘簧還滑稽。他們如果沒有事情可談的時候，還會編成一種小說體的謠言來傳布，自己趁此開開心，還能使得住在家裏的人舉動起來。那種舉動，又可以使些不上茶館的讀書人也有娛樂的機會。

湖州人一到夏天，喜歡聽很細的音樂，因為湖州請不到好的音樂家，所以各家人家，備了許多濁水缸，養了無數的蚊蟲，而且用自己鮮紅的血來喂養。每天到了下午公事完畢之後，赤着膊，執了羽毛扇，坐在走路頭上，聽那很細微清脆的音樂，藉解長夏煩悶。這也是湖州人娛樂之一。

湖州有公共運動場，在圖書館的斜對面，地是足夠用了，也還算平坦，不過運動員却難

得看見。聽說湖州人大半是反對運動，贊成運靜的。所以運動場的生意都被同善社搶去了。又聽說他們入了這個運靜社，魂靈可以出遊。湖州雖則沒有遊戲場及戲館。他們也許天天到上海去遊大世界，到北京去看梅蘭芳的戲呢！

湖州沒有戲館。凡是本地遇着什麼水災或其他不得意的事發生，市民才得娛樂、看戲的機會。多數紳士，認定開戲館是椿傷風敗俗的事情，做戲的人，都是下流痞。所以只准他們家裏的人，做了好事，才可以看戲，兩相抵過，不至跟着學壞。但是一般的平民，一聽得那處做戲，也不顧他戲館有太平門沒有，會拚着命去看的。

湖州有個動植物園，是一家富紳開的。我托朋友轉輾介紹，才得進去看了一次。園中確

有幾隻飛禽走獸，有幾顆桃李牡丹。可惜他小時候的教書先生不嚴，將孟子裏的。“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曰，‘不若與人’”這幾句書，漏脫教他了。

湖州的公園，是在城中最適中的地點。聽說這塊地方，本來是湖州府的舊址。民國九年的時候，官產處要將他變賣掉，外國人要想買去做教堂，湖州地方出來幾位好紳士，力爭回來，所以打了一個公司，用很廉的價值買了去，他們同時立定主意，在這塊地方興起市場來，並且闢出一半地皮設一個極大的公園。他們自從民國九年一直到現在，還在那裏計畫。湖州人沒有一個不在那裏盼望他早日成功。就是我現在回到家鄉，還在那裏渴慕湖州人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在這一個樹木森森，空氣鮮潔的一座中央大公園中，扶老攜幼的坐

在石凳上，談論湖州的故事。

以上六節，都是我腦筋中能夠記憶的事。非但我自己能夠記憶，還能夠由我的父親腦裏再轉到我的祖母的腦裏去記憶着。其餘湖州的好處，還多得很。不過我是懶得記出來了。你是湖州人，可曉得我所記的對不對？

三

我將這位朋友的記事，居然抄完了。但是仔細一看，不對。湖社出版部不是要我做市政的論文嗎？怎麼抄了這一段文不對題的東西，但是要我再做，更加做不出來了，無奈不能‘市’，就‘行’點吧！不能稱為‘市政’，就稱他為‘行政’吧！決定了。

善 事

我們城裏有一位大慈大悲的紳士，年紀有六十多歲了。他家裏向來開藥材店的。他的父親從前做官，兼做醫生，從這幾件事裏，也找得有不少的錢。他從小跟着父親，學看醫書，曾經讀過幾篇本草，記得幾個湯頭歌訣。所以他在地方上，是一個不掛招牌，專盡義務的儒醫。這位紳士四十歲的時候，還沒有兒子，討了兩房姨太太，也沒有生育。他素來很

有孝心的，以爲“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”，所以發願做些善事，積些陰功，求老天保佑，早生貴子，替祖宗繼承香火。就拿出些祖父積下來的醫世醫民的銀子，又在外面募化一點，湊起來辦了一個善堂：冬天施寒衣，夏天施茶水，又從那些死了沒有棺材睡的人着想，施些棺材，對於一般貧民的養生送死，給了不少的恩惠。不出一年，他便養了一個兒子。兒子長大了，去年討了媳婦了。這位紳士已經年逾花甲。俗語說：“中年望抱子，老年望抱孫。”他總想他兒子早一點替他養一個肥肥的孫子出來，圖他們夫婦的老來歡喜，於是決心加做善事。他看見各地方都有了育嬰堂，我們城裏還沒有，今年春天，便約幾位歡喜結善緣的朋友，辦了一所育嬰堂。恰好今年是己未年，未字屬羊，那些厭惡“羊女兒”的人，都把他生下

來的女兒，望他的堂裏送。所以他那育嬰堂發達得很，不到幾個月工夫，堂裏留養的孩子已經有了一百十多個。起初一個奶娘領兩個，後來由四五個加到七八個。這些“羊女兒”沒有造化，兩三個月裏就足足的死了八十多個。那一天我在一個地方遇見這位紳士，我看見他精神康健，滿面善容。我說：“老先生！你老人家近來更康健了！”那位紳士笑嘻嘻的回答我說：“好說！好說！不過是託天公，神佛，祖宗的保佑罷了！”我又說：“你老人家善事作得多，所以一定是越老越享福的。”紳士也很滿足的說：“我的力量很單薄，也做不了多少好事，不過我今年辦這個育嬰堂，恰好是個當口，所以倒還發達；還有我從前辦的那個善堂，今年也多施出八十來口小棺材。我總是盡心竭力，望着做得到的事做罷了！”我和這位紳士分手，

回到家裏，把他的事蹟細細想了一番：他始終是做善事的！他真始終是做善事的！

八，九，二。

不事生產的人

華翁是一個不事生產的人，并且是反對他人生產的。

他祖宗遺下來的財產，個人使用不盡，所以娶了許多小老婆，生了許多不教不育的兒子，幫助他消化。

他最喜歡做好事，所以辦了一所育嬰堂，將人家的子女慢慢兒的代他們消滅。他又辦些善堂會館，專做賒材及掩埋等事；所以買了

許多可以生產的田地，造成了一高一低的義塚。每年到了冬天，地方上有施衣，施粥，施米等善舉，他總在場，並且竭力推廣。他在路上，遇見了衣衫襤褸，做小買賣的貧人，他往往向他們說道：“你們如果餓了，可以到某處去吃粥。你們如果冷了，可以到某處去穿衣。家中沒有米，可以到我家裏去拿米票，再向鋪子裏去取。”做小買賣的人聽了他指導不勞而獲的法門，自然個個很高興的稱道他是一個救苦救難的活觀音。他年紀老了，常常顧慮着死；因此在家鄉買了一百畝的桑地，八十畝的田，六十畝的果園，兩個極大的蕩，經營了四年，造成一座莊嚴堅固的生塋，東邊立碑，西邊建亭，田地上所種的，無非是奇花異草，蕩裏所蓄的，是一種美觀的金魚。到了大功告成的一天，他大宴賓客，居然也有不遠千里而來的。

客人之中，有的稱道他做了一生的善事，死後也應該享受這般洪福；有的羨慕他的，想將來自己老了，也能營造這般大的墳墓；有的是評論風景；有的高談風水。最能動他聽的，是一個獻了擴充計畫的某學者，他說：某處地面太窄，應該兼併他人的田地；某某幾處不甚堅固，應該改用鐵骨水泥的工程。惟有那些四年前的地主，和全村的農夫，偏不爭氣，穿着襤褸的衣服，赤着兩只腳，在場外指着這塊地，說些什麼蠶呀，米呀，每年六七擔的絲，二百幾十擔的穀，和他們不相干的閑話。他聽了討厭，所以呼喚僕人們，立刻將他們趕走了！

他死的那一天，集了兒女們，遺囑道：“我的墳墓經營了多年，爲我一生的大事業，你們必須好好的保存；我做的好事，你們須繼續的做下去，並且要盡力將他們擴充。自我死的一

天起，用和尚道士拜七七四十九天的懺；最好擇在蠶忙時出殯，儀仗要排得十里路長，直到墳前；必須演七天的好戲；……”說到‘戲’字，他的氣就接不下去了。過了一刻鐘，全城的人，都已曉得華翁死了！

八，十二，五。

聰明人的生意

我們這片烟紙店，還挨不着頂好地位，生意已經不小了。我每天立在櫃檯裏，對付客人，連一刻空的工夫也沒有。夥計們也一樣，而且他們還沒有我的自由，簡直不能離開一步。這種苦處，祇有我們同在櫃檯裏的人曉得，櫃檯以外的主顧先生們，非但不曉得，不肯原諒，而且還要立在外面，‘快點，’‘豪爽’的緊催哩。但是我是原諒主顧先生們的，因為他

們緊催，並非故意，並非事忙，實在爲了隔壁坑廁的臭氣難忍。

我們爲了隔壁的坑廁，曾經辦過數次的交涉，因爲這坑廁的老板就是我們的房東。又是縣裏有名的紳士；坑廁的地位是頭等地位，租價高昂，沒有人能夠租他下來的，爲了我們的縣以農立縣的，所以無論如何，隔壁的坑廁，永遠沒有虧本的一回事。他不能虧本，我們也不能發財，所以祇好永久粘着做隣舍。

坑廁的櫃檯裏祇有糞蛆和糞蛆的父母，——蒼蠅——那些糞蛆和蒼蠅的忙碌，我們不能及其萬一。我們斜對面的飯館，和這坑廁的中間，竟成了一條空中飛行的路，每天不知有多少蒼蠅飛來飛去哩！有些飛得疲倦的，往往要到我們店裏來憩息。我們最討厭的就是這種隣舍客人的光臨，但是他們要來，我們又

怎樣？即使殺了一些，他們好像一點不怕的，大概他們仗着子孫多，在千萬個子孫之中，只要有個把孝順的，就可爲他們用了傳染黴菌來報仇。我們懂的這個道理，所以又恨惱，又沒有勇氣。

坑廁一年老一年，蒼蠅一年多一年，我們聞着的臭氣，一年濃似一年。今年的夏季又到了，我忍不住再向房東理論一次。往年，房東啣着烟筒，不多說話，今年，忽然態度改變了。他的多說話，我實在有點怕聽的，但是自己上門去要求出來的，怎可不忍心細聽呢？他說道：“你的店和我的坑廁早已發生密切的關係了！譬如戲館門口的夜粥店，彩票行門前的拆字攤，假使沒有戲館，那有夜粥店的生意？沒有彩票行，那有拆字攤的主顧？所以沒有我的坑廁，你的烟紙店恐怕也不見得生意興隆呢

！草紙，香烟，旱烟，洋火，煤頭，痧藥等類，大半都是我的主顧招來的；還有那些忘記了買的東西，坐在坑板上才想出來，等到一出坑間，自然就向第一家——你的店裏——去買。——別人聞着臭氣，向我說話，還可以說得過去，你是應該感激這臭氣的咧！老實勿客氣，對你說罷！我假使能夠找到一個忠實的經理，這樣好的地位，決不容你來開店的。”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心中很害怕，祇怕他立刻找到一個忠實的經理人，來奪我每年靠着吃飯的地位，因為他是房東，有權力來奪取的。

隔了許多許多時候，我才放心，因為聽得我的朋友如知君說道：“他不用經理，不用夥計，一些開銷也沒有，穩穩當當的賺錢，還要比你多，像你每天忙個不了，靠着，還只夠過得生活，他那裏要做呢？他是聰明人，又那裏肯做？”

可怕的暗殺

我有一個朋友，是前年九月裏死的。他起病的時候，不過傷風停食，並不沉重。但他有一位堂伯，懂得一點醫理，又是最疼愛他的，一聽得他生了病，就跑來替他診脈開方。并且對他說：“服了我這劑藥，明天就可以好。”他就非常相信，吃了一服。到第二天，沒有見好。他的堂伯又來按他的脈，自語道：“好多了，今天再照昨天的方服一劑，明日包可好全。”第

三天，他自己覺着更重，而他的堂伯倒說：“藥是對的，好是好得多了。不過病根太重，身體太弱，非靜養不可。若要靜養，此地不宜，還是到我家裏去好。”他就代向店裏的經理，請了假，替他叫了車子，陪去了。

他離開了店裏，我很記念他。但是天天有事，不能時常到他那裏去。隔了兩天，我去望他，問他好否。他只管向我搖頭，表示不好的樣子。我對他說，“以前的方藥吃不好，應該早點換醫生才對呢。”他兩眼只是向着我的臉，沒有話說。眼眶裏的淚，如珠的滾下來。我才明白，因為他的堂伯在旁邊，不能當面說他的方藥不對啊。

隔了一天，我又去望他。他的神色已經不好，我對他說：“爲什麼不另請醫生？”他說：“醫生是另外請的，但是開的方紙，須給堂伯

改正。”我說：“照這樣辦法，豈不是仍舊吃堂伯的藥方？這是一定不行的。明天我替你去另請醫生罷！”他說：“你何必去請。假使明天仍舊不好，堂伯已經說過，另請某醫生來商量。堂伯總算天地良心，待我好的。他并且日夜看醫書，替我着急。”我說：“你的堂伯果然待你很好，但是你的病症恐怕他的本領還不能夠醫罷。就是替你着急死了，也沒有用的。”這時候，他有幾個弟兄在旁邊，就接口說道：“堂伯治病是很有經驗，并且很小心的，決不會誤事。大約他的病，本來不能容易好罷。”我聽了這話，氣極了，但是沒有法子，只好悶悶的踱回來。

那位朋友。等到我第三次去望他，他連話都不能多說了。我又問他，“換了醫生沒有？”他勉強着說：“換過了。”又問：“吃了他的藥沒

有？”他說：堂伯以爲方藥太猛，只可揀吃幾樣。”我聽了，不覺火冒上來，很嚴厲的對他說：“你還不是仍舊吃你堂伯的藥嗎？你要曉得你堂伯的藥，是無形的毒藥，萬萬不可再吃的！”他只對着我一笑，向着裏牀睡了，似乎很不滿意我的談話。因爲他住在堂伯家裏，已染了他因循的毒害。他的伯叔兄弟，也都是愛聽堂伯的話。他的堂伯，又常在醫書中，拿飲食品的壞處尋了出來，講給他們聽。不由得他們家裏，對於飲食範圍，縮得很小。況且他生了病，更不必說，這樣忌，那樣禁，略爲有一點滋養料的食物多不能吃。他一方面吃了堂伯不能治病的方藥，又一方面沒有滋養品補助力氣，所以他的精神，一天差似一天，如何再能和病魔反抗呢？我那時還想請一位醫生來救他，可是不得他們家屬的許可，叫我也急得

沒法。

不多幾天，他病的更厲害了，兩眼凹了進去，喉間勿能出聲。其時有一位我向來認識的張醫生，恰好診了脈出來。我就問他：“我朋友的病危險不危險？”他纔着眉頭向我說：“七天以前看他的病，並不很重。假使照我的方藥服兩三劑，決不會到了這般病象。不料我去了之後，就有人將我所開之方，擅自塗改。內中重要的藥，都被減去。看他今天的神氣，就是照七天前的方藥，加重十倍，恐怕也沒有用處呢！”我急了，也不管他們家人在旁，很誠意的向着張醫生要求開一張十二倍重的藥方，救我這一個垂危的朋友。張醫生和病人也有些認識，所以不唱那“另請高明”的老調，就仔仔細細，開好一張鄭重的方藥。張醫生出了門，他的一位叔叔又去請問堂伯的主意。堂伯又

老實勿客氣，將他批得一文不值。其中只有兩三樣藥，算得穩當可吃的。我在旁聽見了，肚裏裝滿悶氣，就對他們說：“你們既然請了他來，應該吃他的方藥。假使勿吃他的方藥，何必請他來呢？”但是他們家人總不理我。

在這時候，我已經曉得那可憐的朋友，病是無可挽救的了。并且曉得古今相傳一個人將死的時候，必定有許多鬼在他旁邊，拖的拖，推的推，無可逃走的。過了幾天，他的死信果然報來了。這我倒不以爲奇。不過我還懷疑到今天，我既是他的朋友，又去望了他前後四次，並且有心救他的，爲什麼不早將他從魔鬼的家庭中奪了出來呢？我去吊喪的時候，見他的父母恰從家鄉出來，抱着了他號啕大哭。耳聞目見，豈不是一件很傷心的事嗎？但是他的伯叔兄弟輕輕的只說了一個“命”字，就將自

己的過處洗得乾乾淨淨！還有這個負責獨重的堂伯，他也老着臉皮，發表所有的方藥，并且說：“用這種藥都不能治他的病，他的身體太弱，所以祇病着半月就死了！”但是他的父母只顧哭他的死兒子，那裏還有閒工夫去考究醫藥，自然誠心誠意的向着堂伯說了許多感謝語。他的夫人，聽說他病，早想出來，只被翁姑父母所阻。待他死了七日才知道。唉！父母跑來只見已死的兒子，夫人連他已死的丈夫尚且不能見一面哩！隔了一年，我還聽見有人讚他堂伯的熱腸，細心，穩當，慈愛種種美德。他的父母，還是感謝他。唉！可怕的暗殺！

教 育 之 果

落霞村土地廟前，銀杏樹底下，有兩個老者，坐着一隻半破半舊的板櫂，架起了腿，很有興味的談汪王兩家的婚姻大事；一只中國種的草黃狗站在旁邊，向着二位老者不斷的搖尾，好像牠也很領略得這件大事似的。

汪王兩家都是本村的大戶人家。汪家的公子是二老之中一位白鬚者的乾兒，所以白鬚老者得以知道汪家的事，黑鬚老者得有機

會聽這種重要的新聞。白鬚老者向着黑鬚老者道：“我的乾兒真聰敏，比起他的爺要聰敏得多。他在這個村裏不要別人做老婆，偏偏要王家的小姐。你可曉得王家小姐的相貌美麗，學問高深，可以算得女子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；他和王家小姐做夫妻，可以算得美滿姻緣了！”說到這裏，就哈哈笑了一陣，然後繼續着說道：“我的乾兒子到外國去了三年，得着一個外國博士回來。聽說他的學問好極了，外國人也有不如他的，你想我的乾兒多麼好！”他又是哈哈的笑了一下，乃將靠在銀杏樹旁的一枝旱烟管拿在手裏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燃着烟斗，吸了兩口烟，又順手在袋裏摸出一只小烟管來，向黑鬚老者說道：“這一隻烟管是我乾兒從外國帶來送我的，我因為外國烟末不容易買，所以不大用。你看這多麼可愛呀！”說

完，給了黑鬚老者看了一眼，立刻藏入袋裏去了。他又吸了兩口烟，繼續着說道：“那個王小姐是什麼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，你想我們這村裏還能夠找得出第二個師範學校畢業的女子嗎？就是男子也很少，男子之中要夠得上配這樣出色的女子，恐怕祇有留學生；像我的乾兒子一樣的留學生，所以這樁姻緣也可以算是前世註定的。”說着，又很得意洋洋的笑了幾聲，將旱烟筒在樹根上打了幾下烟灰。那隻立在旁邊的黃狗，尾巴搖得更加起勁了。黑鬚老者接着問道：“那末他們倆是誰做媒人的？”白鬚老者道：“媒人？你道是誰？就是他們倆自己！”黑鬚老者驚奇的問道：“怎麼他們自己可以做媒人呢？”白鬚老者道：“哈哈，我的乾兒是從外國學好情書，寫了寄來。王小姐在師範學校裏把文學也學得很好。兩下裏一個

來了一封信，一個自然也回一封信；一個有了情，一個自然也有情；這裏一封情書去，自然那邊一封情書來；我的乾兒子仰慕着王小姐的英文好，王小姐仰慕着我的乾兒子是個留學生，自然一天一天的甜蜜起來。你想這還要什麼媒人？”黑鬚老者點了點頭。白鬚老者又繼續說道：“我的乾兒子初初祇和王女士通信，沒有見過面的，所以回國之後，第一個就去看王女士；王女士在師範畢業之後，沒有心向教書，第一件事是盼望我的乾兒子回來。兩人碰到了，其熱情可以想見，所以不久就結婚。他們結婚的那一天，可惜你不在這裏，如果你在這裏，可以增長見識不少，一切都是外國派。我的乾兒子樂得處處表現出他的外國笑容，王女士的快樂，真是把眼睛笑得連眉毛都會開花似的。那天王女士嘰哩咕嚕，唱了一

只外國歌，親友們雖然莫明其妙，但是也還覺得很好聽。後來他們新夫婦開起金口來了，吃酒客人沒有一個不注意着聽的，可惜大家一句也不懂，大概是說的外國話。王小姐叫了我一聲，我也不懂，大概他也是用的外國稱呼。哈哈！祇有這一對才是好夫妻！才有好福氣！”黑鬚老者問道：“結婚之後，他們怎樣呢？”白鬚老者道：“自然過他們美滿的生活。”黑鬚老者很驚奇的問道：“難道他們不做事嗎？”白鬚老者道：“還要做什麼事呢？他們兩家都是有錢的人家，還恐沒飯吃嗎？”黑鬚老者道：“他們既不做事，有了學問做什麼用呢？”白鬚老者道：“學問何必爲用？像我的乾兒子那樣，在外國學農回來，難道真做農夫不成？你想他拿慣了棍子難道還可以拿鐵耙嗎？他穿慣了皮鞋難道還可以赤腳耕田嗎？像王小姐學師範，

他是千金小姐難道還願意坐冷板凳，教書豈日子嗎？老實的說，他們有錢人家的兒女不能不讀書，兒女長大，又不能不學一種東西，放在肚裏，免得給人家看不上眼；至於做事不做事，又誰去管呀？他們倆一塊住着很適意的，多麼好過。我們村裏的小孩，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們的，連我的那個大孫子也常常向我吵着，要出洋，你想我的家當，可以供給一個孩子，在外國一年的用途嗎？自然不能允許他。他前天又來要求，並且也要去學農業。竟給我猜着了他的用意，你道他的用意在那裏？他無非也要與我的乾兒子一樣，寫寫英文情書，回國討一個如王女士一樣的老婆。”黑鬚老者聽到這裏，恍然的說道：“啞！難怪我前天回到家裏，我的女兒就要求我允許她入什麼女子師範學校。”黑鬚老者很不自主的笑了—笑。白鬚老

者很得意的大笑一下。因此並排坐着，都像有心事似的不說話了。忽然遠遠地有狗叫的聲音；老者身邊的狗，也跟着不斷的‘汪汪！’‘王王！’狂叫起來。白鬚老者驚立起來，指着遠遠走來的一對洋式夫妻向黑鬚老者道：“這就是我的乾兒子汪伯生和王愛英小姐來了”，說着立刻就迎上前去，而那只中國種的草黃狗還是‘汪汪！’‘王王！’叫個不停。究竟牠是為什麼叫？誰也不知道！

返老還童

自C.F.醫生發明了真正返老還童術之後，轟動了全世界的人。每天報紙上的篇幅，幾乎佔了一半。看報的人，每天都是那麼想：“我的年紀，快要老了，何勿去請這位醫生施一施術？”想雖是那樣想，但是出得起錢請他實行的，能有幾人。所以多數人看了報，好像生了相思病一樣，精神一天天的萎頓下去；又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，年紀倒立刻老了起來。

這位C.F. 醫生雖則在很短的時間，教出很多的高徒，分布於全世界。然而那時候如果有人將全世界人類年老的程度，和返老還童術沒有發明以前，做一個比較的統計，恐怕還是相等。

後來那些不識字的也曉得了。就是城裏的聾子也看見了，鄉下的瞎子也聽得了。施行返老還童術的醫生，雖然一天忙到晚，但是總忙不到無產的平民身上去！於是乎平民之中，有因返老還童，起了意外爭執的；有因羞恨無力，自尋短見的；有因老母不能還爲童母，被人指爲不孝的；有些最喜歡依老賣老的寒士，以爲從此沒有依老的機會，一氣就氣死的。

惟有那些富翁，真是快活極了。他們的計算金錢，本來愈老愈精明；返老還童後，好得身體還了童，一切的事業和思想，還是可以繼

續的更老下去，所以他們的金錢仍舊可以繼續增加，繼續享用。他們生了兒子，如果看上去祇會用錢，不會賺錢，那麼還有再生一個好兒子的機會。所以富翁的家庭，再也沒有像從前那麼容易衰敗。

還有那些軍閥，政客，官僚，也是非常的高興，因為他們本來所怕的是年紀老，有了返老還童術之後，他們以為可以根據壽命的延長來延長他們的任期，所以更努力的把持政局。將軍們總喜歡說：“年老身不老，”以自顯其資格與精神。各處靠着做壽斂錢的軍民長官，從此又添了討老婆生兒子的斂錢機會。不過因為他們喜歡斂錢，所以對於老婆的返老還童是禁止的。這可以算得男女間新發生的不平等！

返老還童術發明之後，不過三四年的光

景，政府裏大老，和民間的富翁，以及同我一般的信徒，大都已經施術了。有一天，政府忽然的下了一道上諭式的命令道：

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，道統相傳，綿延弗替。本大總統德被蒼生，威感蠻貊，神人靈術，應運而生。返老無憂，還童有慶。秦皇漢武，空望蓬萊。河圖洛書，遜其祥瑞。此本大總統所以傳令嘉獎，頒賞有加也。但金錢買命，古訓昭然。故必富貴逾恆，庶可納資受術。嗟爾小民，蚩蚩無知。或因貧寒，犯上作亂；或冀名利，此競彼爭，按照天演公理，應早嚴加淘汰。乃竟亦步亦趨，妄冀非分。若不嚴加禁止，將無上下之分，更無貧富之界。人盡還童，術焉足貴。自茲以往，凡欲請醫生施行返老還童之術者，務於一年

前將原由及財產官職等報明地方官長，轉呈本大總統批准，方可施行。否則以竊盜年齡律，處以重罪。此令。

這道命令頒了下來，普通人民，再也沒有還童的希望了。因為呈文上去，非待二三年或十幾年不能得到他的批示。年老的人，那裏能夠等他打一個轉回呢！但是那時候，從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對的話；恐怕一反對，不要說是還童，連老也不許你老了。我雖不是富翁，也僥倖的施過一次還童術。因為這時候的觀念不同，以為永遠做人做下去，沒有什麼味道，何況是永遠做專盡納稅義務的平民。所以我也不發反對的論調。只在還童報上投了一段我的返老還童的故事，尋尋開心。我想人人將他有趣的故事公開一下，使得天天看報的人開開心，或者也可以算得我們平民的返老還童

術，就是政府下了十道上諭也不中用的了。今將我的故事寫在下面，請諸位看看：

我的施行返老還童術，是偶然跟了一位朋友到童醫生那裏去白相。不料這位童醫生，就是我小時候的同學，現在有名的老醫生的變相。我一見了他，立刻想到小時候的情形，他倒也認識我。不過他開口就問我：“你爲什麼這樣守老？”我初聽得他的話，有點不懂。後來想了一想，才曉得守老和守舊差不多。他不守老，所以變爲童；我守老，至今還是老。過了片刻，童醫生又對我說：“你何勿也試行返老還童術呢？我可代你施行呀！”

我的朋友在旁邊也勸了我一番。我一想：“我不是守舊的，當然不能守老。”就毅然決然的請這位同學施術。也不去告訴家裏的人。因爲那時候距離發明的時間，不過幾個月，我們

家裏的人，還是懷疑着反對着的。

那一天，我就住在童醫生家裏。童醫生費了一點鐘的時間，行了手術，令我睡了一大覺。第二天起來，我恐怕家裏的人紀念，別了童醫生，立刻回家。跑到里門口，見我的第三個孫子在門外拍球，遠遠的喊：“大哥！大哥！同來拍球呀！”待我走近，反不喊了。並且他也不和平常一樣的向我行禮。我心中很不高興；因為急的要到屋裏去，也不去問他了。

我來進屋裏，見我的大兒子正和一位朋友在客堂裏談天。我剛剛跨進客堂門，大兒子立刻指着我向朋友介紹說：“這是我的大小兒。”我本來對於我兒子們的朋友，不大理會，所以我還是向着裏面走。不料我的大兒子大發雷霆，將我拉住，令我向他的朋友行禮。說道：“規矩不懂嗎？……快向這位世伯行禮！”

我被他一拖，心中好氣。但是仍舊不理他，豈料我的大兒子竟動起手來，將我打了一個嘴巴。我做老子的才有打兒子嘴巴之權，豈有受兒子嘴巴之理！所以我也開手將他打了兩個嘴巴。於是兩人大鬧起來。我罵他不孝，他也罵我不孝；我罵他癡子，他也罵我癡子。這位朋友在旁看了，弄得莫明其妙。後來我自己聽聽我的聲音，和從前不像，大兒子也看見我的大指頭上的玉班戒，大家都呆定了。這時候，這位朋友倒也聰敏，走過來說道：“你們恐怕誤會了吧！這位怕是老伯吧！現在返老還童術盛行，或者老伯剛剛施術回來，你們是初次相見吧！”我們父子被這位朋友一提醒，才認明了。我的大兒子慚愧的了不得，立刻向我陪罪。這時候，我一點不氣，并且暗暗的覺着有趣。因為我萬萬料不到返老還童能夠還到同

我的大孫子一樣大，而且證明我的大孫子的確和我是相像的一個孫子。我不叫這位朋友做老伯，他倒和我閒談了，不到半個鐘頭，叫了我三五十聲的老伯，豈不是很有趣味！還可惜他不叫我童伯，假使他叫我童伯，更是覺得有趣了。

客人去了之後，我就跑到我的老婆房裏。我的老婆因為晚上等門，睡得太遲了，所以剛剛起來。正穿了一件寢衣，對着鏡子洗臉。伊雖則年紀老，還是很怕羞的。在鏡子裏看見一個年輕的人走進房門來，沒看得清楚，就奔向後房逃避。我從來沒有看見我的老婆這樣恐慌過，就忘記了伊的年齡，以為伊有什麼外遇，立刻跟着追上去。追過大衣櫥旁，又好像竟有一個少年在玻璃邊隱隱的閃過。待我一直趕到後房，我的老婆回頭一望，才立定了

脚，安心的說道：“嚶！大寶寶！原來是大寶寶！你早晨到我房裏來做什麼？”我被他這樣一問，才將疑怒消釋，不由自主的笑了出來。我老婆究竟和別人不同，祇向我耳朵旁邊一看，立刻明白那少年就是我。也撲哧的笑了出來。於是我將返老還童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伊。伊覺着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少年男子配起來，是最不好看的，所以過了幾天，也老着一個鐘頭的面皮，請這位童醫生去施術。那裏曉得這位童醫生對於我的老婆，不肯白施手術的。他說：“我和你是同學，和你的老婆，可是沒有同學過。現在看你面上，大小打個八折，計洋八百八十元。”我爲着我的老婆誠誠意意而來，祇好依了他的價格，犧牲了我半年的薪水，替伊還童。伊還童回家之後，家裏的人及鄰近的男女，好像看新娘子一樣，弄得伊躲也

不好，不躲也不好，難爲情煞。第二年，伊八十歲了，還生了一個兒子。到彌月剃頭，請不着娘舅，反去請了一個嫡嫡親親的外甥來抱娘舅。這種事情，惟有返老還童後才會發生的。

我的兒子們，因爲我容貌比他們還要輕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又恐怕人家把我們顛倒稱呼，所以都借了債去請醫生施術。

惟我最傷心的，是我的大孫子。因爲他的相貌最像我，常常要和我弄錯。他也湊借些錢，去請醫生施術。醫生起初不願替他幹，被他要求得無可如何，而且也是一筆生意，所以只好替他辦一下。那裏曉得他的年紀不老，如何可以返老還童，所以不到一天，就回到他的零歲以下去了。咳！可惜呀！

這段記事登載出來之後，全國的人，的確當件事情批評。而尤以我們的湖州某茶館裏

批評得最熱鬧。有的說：“我的爹爹還沒有讀過書，的確可以做我的兒子。”有的說：“某紳縉到七十歲還要討個十七歲的老婆，如果他先施了返老還童術，那才配哩！”有的說：“我們坐茶館的，假使個個人施行了，這片茶館裏的老主顧還要多咧！”有些抱着怨世主義的口口聲聲說：“還童有什麼好處？”有些抱謹慎主義的總說道：“你們少說說罷！”惟有一個自稱為老而不死的老者，竭力的反對返老還童術，他說：“祇要老而不死就好了，何必定要還童？童子們總是好動多事；好動多事，還成一個什麼世界！”

這種議論紛紛的茶館裏，我們假使有得空，泡碗茶，坐在旁邊聽聽倒也有趣得很。不過這片茶館的老主顧太多，每天頂多留出一二個坐位給新主顧的。那一天有一個坐位剛

剛給胡水州先生估了。胡水州先生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，他主張將老的社會返老還童。同時絕對反對返個人的老，還個人的童的。他以爲如果人人抱了個人返老還童的目的，不過增長他自私自利心罷了。所以他看了我的一段記事，並不開心，聽了他們的話，尤其憂悶。他正在憂悶無趣的時候，一個做買賣的人上樓來喊道：“湖州月刊要嘯！新出的湖州月刊要嘯！”胡先生因爲昨天看了還童報不開心，今天有新出湖州月刊，當然是要買的。買了來一看，心中立刻轉憂爲喜，對大衆說道：“這才是湖州的返老還童術！”大衆聽了，一齊蜂擁過來，將胡先生團團圍住。這片老茶館的那一邊，幾幾乎蹣了起來。

添 飯

“來！添飯！”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主人，和一個永久住在他家裏的舅爺，同桌吃晚飯。舅爺第一碗飯吃完，所以老主人向着廚房大聲的呼喊，“來！添飯！來！”喊了好久，不聞裏面有人答應，舅爺祇好放下碗筷老等。但是看着老主人將那大塊的肉，蜜甜的菜，不住的送進口內，不覺饑涎起來，乃將兩手向桌上伸了一伸，做出要拿碗筷的樣子。老主人看見了，又

喊道：“來！添飯！來！添飯！”喊了幾聲，廚房裏仍舊靜悄悄地不見有人出來。舅爺忍耐不住，說道：“我自己去添罷！”老主人阻住道：“不行！待他們來添。”他自己仍舊捧着飯碗，大吃大嚼的，一直到自己吃完，再喊。但是喊了幾聲，廚房裏還是沒有人來。老主人纔恍然大悟的說道：“唔！今天街口打醮，他們多出去看了。”自己立了起來，舅爺也立了起來，向後面走去。舅爺也跟了走去。老主人口裏仍舊喊着：“來！添飯！”經過那放着飯簋的桌子，又穿過熱氣騰騰的廚房，出後門，舅爺仍舊跟着。他們倆一直跑到街口，好容易在人叢中將女僕富貴找了回來，富貴替他們倆添好了飯，覺得很抱歉的說道：“今天害得老爺們跑得吃力了！”

戰爭利器之大發明

民國三十四五年，我中國與某強國大戰。中國用的兵器，非常精銳，比歐戰時德國所發明的更多，而且更好，所以將某強國打敗，稱雄全球，從此就沒有別的國敢來欺侮。中國國民得以安居樂業，享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。那時發明這些戰爭利器的人，都是民國十六七年用功讀書的小學生。今將我所曉得的幾種，記在下面，請諸君研究研究。至於發明者

的姓名，那時候差不多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，用不着我再來細說了。

(一)遠聞耳 用機器做成很靈活的耳朵，吸收遠近的聲音，能聽三四百里以內敵人的話，再由此耳連接我們的耳朵，比起現在的無線電話還要靈。他的好處，在要聽那裏，就能夠聽到那裏，旁的響聲都不聽見。所以敵人的命令報告，都被我們預先遠遠的聽見了。

(二)X望遠鏡 這種望遠鏡，不論什麼東西，統統可以透過，祇有人類及其他動物，是透不過的，好像X光線一樣。所以我們在百里以內，用了他，就可以遠遠看見敵人的舉動。

(三)大打氣筒 其造法比普通小打氣筒精巧，又較大數百千倍。打氣的時候，不用人力，全用機器的力量。放在要緊關頭，待敵人

接近的時候，將機關一開，就像發狂風一樣。敵人遇着了牠，沒有一個能夠直立起來；即使伏在地上，也沒有方法可以前進的。而且有時候這打氣筒用以變更敵人槍砲彈的方向，也是很有功效的。

(四)奇異光 用幾種化學成分，造成奇異的光線，向着敵人一照，敵人的眼睛就有許多時候張不開來。我們在進攻的時候，往往用着這種光來取勝的。

(五)大噴水壺 這實在是一種噴水的大機器，噴的有幾十里路之遠，而且可粗可細。裝在飛機裏，飛到敵人戰壕上面，噴下假雨或假霧來。

(六)飛跳游行機 這種機能夠在空中飛，地上跳，水中游，平地上行。所以遇着隨便甚麼阻力，多可進行的。

(七)大凸稜鏡 這種鏡子，勿用玻璃做的，是由飛機內發出兩種氣體造成的，和雲差不多，但是透明的。太陽透過他的焦點，能將敵人或敵人的東西火燒起來。

(八)磁性流質 用了大噴水壺，將磁性流質噴在敵人陣地之前，在敵人進攻時，就可將其使用的槍礮及各種鐵器向下吸引，不能舉動。甚至於皮鞋釘及馬蹄鐵多吸入泥中，不能舉足。

(九)鬼 用一種化學藥品裝在機器裏，做出像人的氣體，黑而可怕。放在戰壕前，夜間飄來飄去，看起來好像許多鬼，用此疑敵人，嚇敵人。

(十)仙人 我們集了一班性情沉靜，毫無嗜欲，富有軍事常識的人，居於靜處，向了敵人靜坐，承受敵方主將及參謀之意浪，旁用

書記記錄，備作我們參謀之用。此比用偵探探其事實爲準確。因爲他的心思，我們多可以曉得，所以戰無不利。這種人，我們就叫作仙人。

(十一)炸豆 一種小小炸彈，用飛機撒在敵人的戰壕裏，再用無線電機一開，他可同時炸裂，非常猛烈。或將這種炸豆藏在我們新發明的器具裏面，偶然被敵人拿了去。也可用無線電機一開，將其炸裂，使敵人無從仿造。

(十二)定血電 這種電也是無線電之一種，其作用可使敵人的血脈暫時停止運行，可是性質太猛，非萬不得已時不用。

(十三)亂方針器 這種機器，裝置在海邊，將機關一開，可使敵艦的指南針，改變方向，忽而向東，忽而向西，在數百里路以內之敵艦，似同迷霧一班。

(十四)分水造冰牆機 用一種似潛水艇

的機器，向海中開行，海水向兩面分開，同時機器後面附一發冷機使兩面及底下之水結成很厚的冰牆。我們用陸軍攻擊敵人的海軍時，往往用之；有時我們也用以防禦敵之魚雷及潛艇。

(十五)自由燈 我們剛要開戰的時候，已經有了無線電燈，用了這無線電燈，行軍時便利不少。過了幾個月，我們又有自由燈之發明。這種自由燈，日間吸收日光，夜間反射出來，既不費錢，又不用電，用之不竭，取之無盡，真是夜間行軍時最上的利器。

(十六)癢氣 用這種氣體，裝在開花彈裏面，放到敵人陣地上發洩出來，令敵人身上處處發癢，成了一種半哭半笑的神氣，既不能執鎗，又不能放砲，一切的事體，都會暫時停止。

(十七)乾糧精 一種乾糧，每餐只要用一小茶匙，或一小丸子，和開水服下，就不致於飢餓。所以我們軍士的口袋裏，每人可帶一個月的糧食，永遠不會患飢荒的。

以上十七種，是我當率領步兵一旅，在敵國短嶮地方與敵兵大戰的時候，有些我領來直接用以取勝的，有些在師本部裏看見的。所以我都能記得很清楚。那時候的敵人，非常利害，假使我們沒有那些利器，我一定要身死異域，屍骨無收哩！還有醫學上的發明，工業上的發明，農業上的發明，直接間接有利於軍事的，聽說有數百種之多，可惜我是粗鹵的軍人，除掉偶然見過的，自己用過的以外，再也不去考察別的；就是我用過的，也說不出怎樣構造，什麼理由來。好得那些發明家，並不自秘，在戰爭之後，都能詳詳細細的發表出來。

那時候，你們要明白，還是大家去看專家的著作罷！

我寫到這裏，像煞完了，其實我忘記了一件大事情，並且還埋沒了一個大發明家，怎麼可以呢！你們曉得這是什麼事？我且記那第十八種在下面，你們看着，或者還可說句公道話，“果夫記心還好！”

（十八）和平空氣 兩面打仗 打得很可憐，我們雖然勝，也不免死了許多人，敵人雖然可惡，但是在戰場上的，未必就是可惡的人，所以勝不能做人，敗亦足以爲戒，徒然送了許多人的性命。正打得起勁的時候，那一方面肯休場？忽然有一天，空氣大大的變化，香氣撲鼻，如入仙境，我們在戰場上的人，不論那一方面，聞着這空氣，都覺悟轉來，大家心裏都以爲人類應該相親相愛，不應有殘殺之

事。於是拿着槍的，把槍放下；執着刀的，把刀插入鞘內；放砲的，都把砲毀了。我們和敵人，不用議和代表，竟在戰場裏握起手來了，口中唱着和平歌，相談的是和平的事，忽而將戰事忘記得乾乾淨淨。這種和平空氣，也是我們國裏的人發明的。你道這件有功的大發明，可以跟着殘慘的戰爭經驗而忘記的嗎？

理想中之小發明家

一

沈生，年十二歲，在湖州某高小讀書，每試必列前三名，次年畢業，入某地中學。三年後，考入北方某大學，性好研究博物化學等科。北方天氣少雨多風，每發大風，塵土蔽目。生殊以不能作野外之研究爲苦。一日，閱某筆記，有避塵珠之說，生嘆曰：“今科學進步，豈獨無此物耶？要亦無人研究耳。”逾數月，見本草

中有某物可以避塵一語，乃自慰曰：“避塵之道，在於是矣。”立即設法購一具試之。略見有效。用化學取其成分，一一試驗，乃知某質具有避塵性。於是細心研究，不一年居然成功。以所發明之原質化爲流品，塗於衣物，衣物可免塵埃之污，置之室中，室中可免塵土。外出旅行，隨身攜帶，則飛沙不能迷目。醫院之解剖室中，尤爲有用。沈生因此發明，遂享大名，人咸稱之爲清潔發明家。

二

商店之櫥窗中，因塵土之積污及陽光之奪色，每年損失不少。若不將商品供在櫥窗內，則門莊生意將大受影響。所以張君常想免除此項損失，但苦無方法可想。及聞沈生之發明，乃大慰。立購一小粒，放入櫥窗中，果無塵

〔102〕

埃飛入。因是感謝沈生不置。某日，張君偶過湖州，見湖州報上載有新聞一則云：“湖州李生，年幼時，因其父在舊山附近玻璃廠中工作，隨之學習配合玻璃原料。年十五，父託人薦在湖州化學研究所，研習化學，十七歲，入孝豐造紙廠爲化學師。生性聰敏過人，學習未二年，即發明軟厚玻璃。近來又發明一種藥水玻璃，做商店櫥窗，最爲相宜。此種玻璃仍透明，與尋常玻璃同。惟光線透入而不奪色傳熱，是其特色耳。李生有此發明，有益於商業者不小。”云云。張君見之，喜極而狂，因其兩種希望，均能達到也。

三

李生，吳興人，其父撐船爲業。因舅氏之援助，得入學讀書。某年夏，父船油漆初乾，雇

船者咸以氣味難聞，每顧而之他，致其父經濟奇窘。生因感覺油漆氣味之有關於營業，乃發誓專攻油漆之製造。越二年，湖州西部某桐油公司招生，生應募學習，入廠後，日夜孜孜研究。未及一年，即發明抽取油中氣味之方法。初僅試驗桐油，後試其他各油，亦均適用。更試驗抽取各種臭物之臭氣，亦頗有效。因此，湖州人聚資請李生辦一精煉油漆公司，並請政府准予專利卅年，於是各處之油漆市面，羣聚於湖州，湖州竟成一油漆大市場。全世界之人，乘舟車，住新屋，永無油漆氣味暈腦之苦。

四

暈船乃極感痛苦之事。湖州爲水鄉，人民不能無船，故暈船者，尤覺苦痛。陳生係長興舟人之子。每在舟中，見暈船之苦，心甚憫之。

一日，偶見鄰船中繫一盂，船身傾側而盂中所盛之水如故，乃悟得一好方法。越數年，積資試造一艘新式雙套式之船。外層雖震動，內層乃安穩如常。從此乘船者，得無暈船之苦云。

男 子 的 乳

帕米爾高原的人種，還沒有分布到全世界的時候，男子是天生成沒有兩只乳的，男女的模樣兒，雖然比現在多這點區別，然而他們的待遇，都很平等，後來男子中出了幾個大人先生，說了些什麼男尊女卑的話，才把女子看輕了。因此後來出世的人，大家希望他都是男子，而婦女們偏勿爭氣，仍有女子生出來。那些性急的親族們，想了種種預知的法子。什

麼算命哪，測字哪，看肚子哪，問菩薩哪，診左右手脈哪，隨便你怎麼着力，總不及仙人的靈驗。但是仙人到那裏去尋呢？所以他們雖然性急，不過僅在小孩的乳部找出一個辨別之處，算得最靈驗的了。他們得了這個辨別，就此一傳十，十傳百的傳開去。大家都明瞭小孩生到一半的時候，就能辨出男女來。因此他們見了無乳的，大家非常高興的幫助產婦，產婦也很高興，好像打了勝仗一樣，竭力的再生其餘的一半。生下來之後，大家又很用心的保護他，教育他，使他成人。否則見了有乳的，大家就要鼓噪着，做翁姑的還要謾罵着，在這要緊關頭，自然把小孩嚇得魂飛天外，把產婦氣得中氣不通，其餘的一半，往往生不出來，母女同時死了的很多。即使勉強生了出來，也不能長命了。從此女子之數，一天減少一天，不但

女子，人類也要遭滅亡之禍了。有一天，自然先生經過地球，見了這個情形，心中甚爲憐憫，而且悔不該使男女在乳部有所區別。他立刻命所有的男子都生起兩隻乳來，遺傳下去，一直到男女的權能真真平等的時候爲止。人類的傳佈，從帕米爾一直到全世界，男子的兩只乳，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，都還留着。這大概男女還沒有平等吧！





1——2000 册

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初版

輯錄之部——1

每册實價大洋二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